

# 文氏家族的中國情緣

李 彥 加拿大滑鐵盧大學

## 1

文忠志 (Stephen Lyon Endicott) 教授，出生在四川樂山，是文氏家族的第三代川人，與祖父文煥章、父親文幼章一家三代人的命運，與中國有著解不開的緣分。文忠志教授兄長

文少章 (Norman Austin Endicott)，最愛自豪地宣稱他是「第三代中國人」。筆者曾於 1990 年的夏天，在多倫多櫻桃林街 10 號，拜見漢學家文忠志教授。2023 年，文忠志教授早已故去，筆者再次在櫻桃林街 10 號拜訪了文忠志教授女兒文氏姐妹二人 (Marion Endicott 和 Valerie Endicott)。

英文姓氏 Endicott，音譯是「安迪考特」。這個家族選擇了「文」這個漢字，作為他們的中文姓氏，神奇地成為中國社會百年滄桑的見證人，青史留名。

文氏家族的第一代川人，要追溯到一百三十年前。文忠志教授的祖父文煥章 (James Endicott)，是個有理想抱負的加拿大青年。他深受那個年代蓬勃興起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影響，同情底層百姓，立志獻身於社會改造。一番苦讀獲得了牧師資格後，文煥章於 1894 年帶領妻兒，離開加拿大遠赴中國。沿著長江，在繹夫蒼涼號子聲中，他們一路逆水上行，深入四川盆地，來到樂山大佛的腳下。文煥章在這座偏遠的小城扎根幾十年，試圖通過傳播現代理念，改變當地社會，尤其是農民階層極度貧困落後的面貌。年近半百時，他才返回加拿大，並榮任基督教聯合教會的領導人，直至去世。

**摘要：**本文通過對文忠志教授及其女兒的訪問，記述文忠志教授一生以及文氏三代與中國的淵源，突顯出加拿大傳教士及其後代在中加文化交流中的貢獻。  
**關鍵詞：**文忠志教授；安迪考特家族；傳教士

第二代川人文幼章，是五個孩子中的老三，子承父業成為基督教牧師。他 1898 年在樂山出生，在大渡河畔度過了青少年時代，熟諳當地民情，是個地道的中國通。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學貫中西的文幼章牧師，曾為國民政府的「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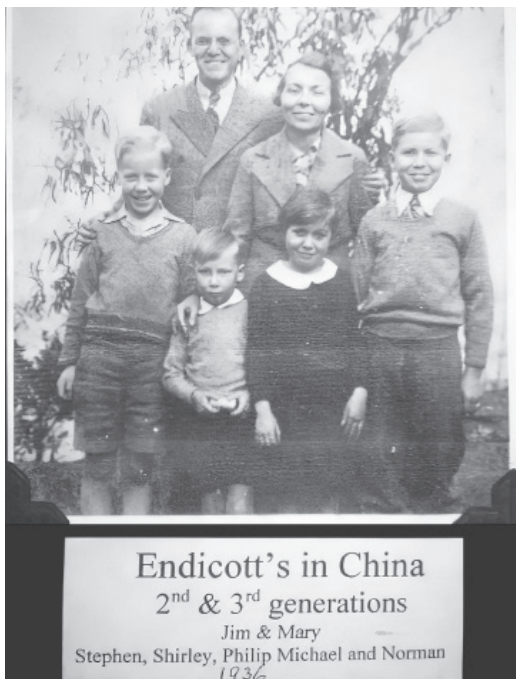
生活運動」擔任顧問，也曾一度支持蔣介石夫婦，認為這對基督徒一定能為改造中國社會的落後狀況帶來希望。然而，目睹國民黨政府無可救藥的腐敗墮落後，他深感失望，幻想徹底破滅。文幼章在重慶工作期間，因與周恩來的頻繁交往，深受其影響。

1947 年，文幼章回到加拿大後，因其德高望重的身份，長期在基督教的聯合教會擔任領導，屬政壇矚目的核心人物。他的妻子文月華 (Mary Elsie Austin) 雖然出身於加拿大安省南部的富貴人家，自幼生活優越，卻深為贊同基督教教義中蘊含的社會主義理念。在大學讀書期間，她便結識了從樂山返回加拿大求學的文幼章，二人志趣相投。1925 年結婚後，她追隨文幼章赴華，陪伴著他，在華夏大地上度過了數十載崢嶸歲月。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文月華的著作《五星輝映中國》(Five Stars Over China) 在多倫多出版發行。在文氏後代收藏的歷史文獻中，有一篇 1956 年的《人民日報》文章，報道了國際友人在京參觀遊覽的消息，文幼章夫婦的名字赫然在列。此後，文幼章創立了「加中學會」，繼續在他的《加拿大遠東通訊》中介紹新中國的發展，始終致力於和平事業。他的真誠坦蕩，贏得了中國人民的讚賞。

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曾授予他「中國人民友好使者」的光榮稱號。

1993年初冬，九十五歲高齡的文幼章牧師告別了這個世界。第二年春天，文忠志教授遵照父親的遺願，捧著他的骨灰盒，飛越太平洋，送他魂歸故里，在樂山大佛腳下，把他的骨灰撒入了滔滔東流的大渡河。



1936年，全家在重慶合影，左一為文忠志教授

## 2

第三代川人文忠志教授，是在重慶郊區的鴨兒沱長大成人的，自幼便領受了來自父母的言傳身教，奠定了清晰的人生目標。在重慶鴨兒沱，牧師夫人文月華親自擔任教師，所有課程都是她一人負責。學生不僅有她自己的四個孩子，也有當地的中國兒童。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文忠志教授大約三歲時，父母曾帶著幾個子女，到重慶的監獄裡，參加基督教會為囚犯們舉辦的聖誕音樂會。監獄裡關押的，多數是政治犯。文幼章牧師所信仰的，是追求社會的平等、尊嚴，是為勞苦大眾服務，創造一個和平繁榮的世界。當年幼的文忠志教授跟隨父母和家人，在波濤滾滾的長江激流間乘風破浪，在巴蜀大地上翻山越嶺，輾轉城市鄉村時，每情

每景刻印在他腦中，留下了永不磨滅的痕跡。

十三歲那年，文忠志教授離開出生成長的華夏大地，回到了祖籍國加拿大。尚在高中讀書時就投身政治，畢生致力於為社會的平等公正而奮鬥的神聖事業。文忠志教授十六歲加入共產黨組織。1950年，文忠志教授二十歲出頭，擔任了加拿大共青團總書記，受黨組織派遣，前往加拿大西部的英屬哥倫比亞省，從事進步青年運動。在溫哥華，他結識了一位富有藝術天分、淳樸善良的年輕姑娘——麗納·威爾森 (Lena Wilson)。麗納出身於一個貧寒的工人家庭，父母均為加共建黨早期的老黨員。這對志同道合的年輕人攜手相伴終生，並養育了四個聰明美麗的女兒。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一生清貧的文忠志教授夫婦，在文幼章牧師夫人文月華的經濟支援下，才得以搬入多倫多北部櫻桃林街10號這座簡樸的小樓。這一帶的居民，大多數是低收入的建築工人家庭。他們在這裡居住了一輩子，招待過數不清的來訪者，有國際團體人士，包括中國的訪問學者，也有無家可歸、需要幫助的人們。

文忠志教授的一生，應了一句中國老話：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他教導女兒：「你們選擇何種人生道路，完全由你們自己決定。要做一個正直坦誠、處處堪為道德楷模的共產黨人，那的確很難。」

為了他所追求的理想信念，文忠志教授遭遇過數不清的人生挫折。1959年時，安大略省曾出現了教師短缺的現象。文忠志教授持有合法的教師資格證，但學校卻拒絕聘用他。文忠志教授並沒灰心喪氣。1972年，文忠志教授四十四歲了，才終於進入了約克大學任教，從合同制的講師做起，憑著出色的學術研究成果，獲得終身教授的職位，並成為享譽四方的著名漢學家。

1990年，六十二歲的文忠志教授決定提前退休，以便有充足的時間去完成未泯的心願。2016年冬天，文忠志教授外出時滑倒摔傷，一直未能恢復並失去行走的能力。2019年5月4日，文忠志教授選擇了「安樂死」告別世界。文家後輩在告別詞中說：「您繼承了我們的曾祖父文幼章的事業，您對中國人民所取得的成就的信念、您對中國歷



2011年，文忠志教授最後一次帶領全家人訪華

史和未來的關心，贏得了深深的理解、尊重和熱愛。我們將珍惜這一切，並將把這種珍貴的友誼維繫下去。」

文忠志教授生前曾多次前往中國，有時在大學任教，有時下鄉調研，其學術風範實事求是、毫無矯飾。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土改運動、合作化運動等一系列舉措，他都通過對眾多親歷者進行採訪，做了真誠翔實的記錄。能夠不通過翻譯，便在識字不多的村民和鄉鎮幹部間進行深入細緻的調查，忠實地展現歷史，得益於文忠志教授自幼便諳熟於心的四川話。

1958年，在多倫多當律師的文少章組織了一個律師代表團訪問中國，曾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他不僅致力於推動日內瓦條約，提倡國際和平，也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闢中加貿易之路，創立中加友協多倫多分部。

1975年，文幼章牧師、文忠志教授陪伴文氏後輩，首次踏上中國大地，參觀了工廠、村莊、學校、幼兒園，與普通人交談，親眼看到了中國的風貌，被人們建設新中國所表現出的熱情所深深震撼。

文忠志教授深愛中國的一切，2011年，文氏全家最後一次到四川故鄉遊覽，一家三代十六口結伴而行；此時文忠志教授兄長文少章已去世多年了，遺憾未能再回中國故土。在重慶停留期間，參觀了文煥章牧師參與建立的重慶精益中學（現重慶十一中）、第五醫院等舊址；也踏上了龍門浩、文峰塔、鴨兒沱、彈子石等留下少年文志忠足跡

的地方；全家人也參觀了紅岩魂陳列館，渣滓洞監獄。文忠志教授目睹中國社會的飛速發展，也留意到貧富差距拉大、鄉村人口流失、自然環境遭到破壞等嚴峻挑戰。

文氏一家三代川人，都是中國人民真正的朋友，在中國最困難的時候，他們選擇與中國人民站在一起。

### 3

從文忠志教授，筆者聯想到伊莎白·柯魯克 (Isabel Crook)。伊莎白與文幼章一樣，也出生在四川，同樣來自加拿大傳教士之家，也同樣有個地道的中文名字，饒素梅。兩家人的後代也有諸多交往。2019年，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授予伊莎白「友誼勳章」。2023年夏天，她以一百零八歲高齡在北京安然離世，贏得了無數人的敬仰。伊莎白在青年時代，與文忠志教授一樣，也曾撰寫過一部主題類似的著作《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書中詳細記錄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河北武安縣農村，伊莎白親歷的土改運動和整風的全過程。

2023年10月，筆者在北京曾與伊莎白的兒子柯馬凱 (Michael Crook) 會面，討論了《聖經》中「銖必離」(Jubilee) 這一概念，也討論了應該如何翻譯「傳教士」這個詞語。柯馬凱認為，當初把 missionary 翻譯成「傳教士」，就為之蒙上了一層宗教色彩，有誤導讀者之嫌；一個詞語如何翻譯，



往往因文化和種族的差異，而產生不應有的誤解和影響。Missionary 這個詞的英文本意，原指某個有宗教背景的團體，集資派遣醫生、工程師、教師等年輕人到異國他鄉去，或為傳播自己的信仰，或為當地人民提供服務，譬如在教育、扶貧、醫療保健、經濟發展等方面。他們的工資，都遠遠低於本國人在這個行業裡的收入。舉文幼章為例，他雖然是在中國出生的基督徒，擁有牧師身份，但他卻長期在成都的華西大學擔任倫理學和英語教授，而且是在抗日戰爭期間曾為國共兩黨工作過的舉足輕重的社會活動家。再舉甲骨文專家明義士 (James Mellon Menzies) 為例，他原本畢業於多倫多大學土木工程系，假如留在加拿大工作，年薪會是他去海外當傳教士的六倍之多。但 1910 年時，明義士自告奮勇，當了一名傳教士，抵達河南安陽後，不僅用自己的學識專長為當地人鑿井造房，在饑饉年間協助慈善機構賑災，還鬼使神差地成為最早研究殷墟甲骨的學者之一，並最終轉身，成長為一名傑出的考古學家，去齊魯大學擔任教授。筆者八十年代在加拿大留學，有幸與明義士的兒子明明德 (Arthur Menzies) 同桌就餐，結識了這位講一口地道的河南話的第三任加拿大駐華大使。還有更多加拿大人，如出生成長在豫北的傳教士家庭、抗日戰爭中擔任過「國際紅十字會」華中華北地區主任的加拿大醫生羅布特·麥克盧爾 (Dr. Robert McClure)，與白求恩並肩去五台山為八路軍救治傷員的加拿大醫生理查德·布朗 (Dr. Richard Brown)，他們均為在中國鄉村服務了幾十年之久的外科醫生，頭上卻都頂著「傳教士」這頂敏感的帽子。還有來自其他國家的國際友人，如秘密訪問過中共領袖、撰寫了《1937，延安對話》的美國傳教士托馬斯·亞瑟·畢森 (Thomas Arthur Bisson)，朝陝北派遣過外國醫療隊的英國駐香港主教何明華 (Ronald Owen Hall)，冒著生命危險為八路軍醫院運輸藥品的新西蘭傳教士凱瑟琳·霍爾 (Kathleen Hall)。公平而言，傳教士的工作性質，其實類似於「海外義工」，也就是今天人們所說的「國際志願者」。

六十年代，正是一批在中國出生的傳教士子

女攜手運作，在加拿大朝野呼籲推動，促成加拿大與中國在 1970 年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派往北京的第一任、第二任、第三任駐華大使，皆為在中國出生的傳教士子女，人人能講一口流利的中文，不是操著濃郁的四川腔，就是河南調。他們熟悉了解華夏的山川河流。在他們眼裡，傳教士歷經數代人，辛苦奮鬥了百年之久，都未能改變舊中國的貧窮落後面貌，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大刀闊斧，短短幾年間就得以實現了社會的平等。土地改革、婦女解放、集體所有制、工商業改造、知識分子下鄉、合作醫療、赤腳醫生、教育改革，在他們眼裡均為上帝旨意。

#### 4

文忠志教授女兒美蘭 (Marion Endicott) 經常會給加拿大政界人士寫信，指出我們需要與中國相互尊重與合作。文氏姐妹談到文忠志教授生前心願，希望能在文幼章牧師出生的地點，樂山白塔街 212 號，建立一座博物館；不但展出歷史文物，也可成為一個研究中加兩國關係史的交流中心。假如他的遺願能夠實現，文家後代不僅將捐贈相關文物、史料，也將不遺餘力地奉獻他們的精力和時間。

訪問完文氏姐妹後，筆者聯繫了四川外語大學加拿大研究中心的陳曉瑩教授，談了關於建立「文氏家族紀念館」的建議，並囑托她徵詢當地意見。在四川大學石堅教授等人的努力下，樂山市政府欣然同意。今年底，文氏後代將與中國有關部門一起，著手進行紀念館的建立。

#### The China Ties of the Endicott Family Yan Li (Canada), University of Waterloo

**Abstract:** In the interviews with Professor Stephen Lyon Endicott and his two daughters, the life of Professor Stephen Endicott was presented. Three generations of Endicott family were rooted in China. Many Canadian missionaries and their later generations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anada-China relationship.

**Key Words:** Professor Stephen Lyon Endicott, Endicott Family, Missionary